

高雄市議會舉辦「『牛』轉重北輕南政治迷失-高雄平權，台灣共好：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在高雄」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 1 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列）席：

本會—議員吳益政、議員劉德林、議員林于凱

學者專家—中山大學社會科學所副院長郭瑞坤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劉梅君

政府官員—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科長章鴻年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主任秘書皮忠謀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專員趙容青

民代服務處—張其祿立法委員辦公室特助陳語捷

邱顯智立法委員辦公室特助林佳瑋

吳益政議員服務處特助李佳牧

吳益政議員服務處特助李奕勳

林于凱議員服務處特助黃皓芸

童燕珍議員服務處執行長劉佳融

王義雄議員服務處主任蘇經孟

社會團體—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董事長鄧學良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理事長張緒中

中華電信台灣南區分公司企業工會秘書長邱文霞

中華電信工會南區分公司分會理事長柯震榮

台灣通信網路產業工會理事長許福利

高雄市職業總工會理事長蔡連行

中鋼集團企業工會理事長林明賢

中鋼集團企業工會秘書長方敬元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理事長王慶宏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監事蔡炎龍

台灣航勤公司高雄分公司企業工會副理事長鄭盈昇

台灣航勤公司高雄分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陳俊仁

台灣爭議調處產業工會常務理事王啟亮

南亞塑膠工業公司關係企業工會理事劉健益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李賢能

高雄銀行企業工會理事長黃俊傑
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理事長陳錫川
高雄市美容美髮用品器材製造裝修職業工會理事長李崑山
高雄縣美容美髮用品器材製造裝修職業工會理事長吳榮利
台灣基進高雄黨部辦公室主任蘇盈安
台灣基進高雄黨部辦公室專員吳珮瑜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劉議員德林
林議員于凱

記 錄：詹淵翔

甲、主持人介紹與會出席人員，宣布公聽會開始並說明公聽會要旨。

乙、議員、學者、各單位陳述意見。

吳議員益政

劉議員德林

林議員于凱

張其祿立法委員辦公室陳特助語捷

邱顯智立法委員辦公室林特助佳瑋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所郭副院長瑞坤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劉教授梅君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章科長鴻年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鄧董事長學良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王理事長慶宏

中鋼集團企業工會方秘書長敬元

臺灣航勤公司高雄分公司企業工會鄭副理事長盈昇

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陳理事長錫川

丙、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劉議員德林、林議員于凱結語。

丁、散會：上午 11 時 54 分

「『牛』轉重北輕南政治迷失-高雄平權，台灣共好：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在高雄」公聽會
錄音紀錄整理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還有勞資界的前輩鄧董事長學良教授，郭瑞坤副院長，還有特別從台北來的政大劉梅君教授，各位好朋友，大家好，皮主秘、勞工局趙容青專員，今天很高興能夠和大家再一次，在市議會召開第二次有關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在高雄催生的公聽會，在高雄已經是第二次舉辦，大家的意見在這段期間我們也收到更具體、更明顯整個大家的需求，這次也邀請大家一起再來商討，展現大家的意志，在這個期間我們透過立法委員或透過原來我們認識的朋友了解，這件事情好像不只是公共政策，應該是一個很重大的公共政策，基本的，結果好像不是被當作公共政策在處理，這個思考很荒謬，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得到具體回應，最好的朋友竟然笑一笑對我回答，我從政這麼多年還沒有這個…表示有些在台北可能對這件事情不願意去面對這樣的問題，就卡在這裡。

不管怎麼樣我覺得張委員還有各位理事長，高雄長期做一個勞工最重要的城市，擔負整個全台灣工業的基礎轉承，在在都需要高雄，對於勞工呢？海洋委員會都可以南遷高雄，基本上如果勞動部不來高雄都已經覺得過不去了，不管誰執政對這樣的城市都是不重視，何況這樣最基本的委員會，這是讓我覺得很荒謬的一件事，所以我們決定一定要和各位站在一起，不是在談這件事情而已，所有勞工的議題我們自己要談、自己要去研究、自己要提出來，提出各種解決方案，在後續持續進行當中我們一起來努力。

今天除了剛才介紹的幾位貴賓以外，謝謝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章鴻年科長特別從台北下來，我們希望以後勞動部直接搬來高雄就不用跑來跑去了，因為今天有很多勞工工會代表，我就請張理事長來一一為大家介紹。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我從官方這邊先介紹，剛才已經介紹過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章鴻年科長、高雄市勞工局皮主秘，還有勞工局的趙專員。今日公聽會背景說一下，當年許崑源議長還在的時候，當初來議會陳情，兩黨議會黨團共同簽署都同意這個案子，連署的有三個總工會，所以我們這一次請議員一併邀請，高雄市總工會的梁理事長還沒到，另外一個是高雄市職業總工會蔡連行理事長，今天邀請的單位還有高雄銀行企業工會黃俊傑理事長、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陳錫川理事長、高雄市教育產業總工會李賢能理事長、台灣通

信網絡產業工會許福利理事長、高雄市美容工會李崑山理事長、高雄縣美容工會吳榮利理事長。

今天的學者很難得各個層面都有代表，我先介紹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郭瑞坤副院長，另外一位是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鄧學良董事長。今天我們開的發言名單是有意義的，因為要強調高雄，這是高雄的女兒在左營長大的，政大勞研所又是對這個議題最深入的學者劉梅君教授；另外邀請的學者是政大社科院江明修院長，實在是撥不出時間來，他請我向各位致歉。可是他是高雄的女婿，也非常關心這個議題，他希望扭轉南北這件事情，要我轉告各位，有機會的話，他會下來高雄和大家一起努力。下一位邀請發言對象，就是現在全台灣打官司最久的，打了9年的台勤工會鄭盈昇副理事長，他被解僱已經打了9年的官司，台灣現在最長的紀錄就是他。中華海員總工會72年都沒有改變，工會改選已經上了國際媒體，昨天選舉爭議影片翻成英文，主角就是今天中鋼運通工會的王慶宏理事長。

另外他常常騎機車，從萬丹騎到左營高鐵，再坐高鐵去台北處理裁決案，他是中鋼集團的秘書長，也是中鋼保全的理事長，方敬元秘書長。下一位是中鋼集團林明賢理事長，高雄最有戰鬥力的台勤工會的宋理事長，下一位是台灣民間工會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南亞關係企業工會劉健益理事長，下一位是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分會柯震榮理事長、下一位是我們會員工會台灣爭議調處產業工會王啟亮常務理事代理，因為其他有很多中鋼集團，友會的理事長，因為時間的關係，請你們多多包涵，有中冠資訊、中鋼機械、還有中碳的理事長，我就不一一介紹了。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張理事長向大家介紹，邀請這麼多重要的貴賓來，今天在開始之前我請兩位共同主持人一起來發言，首先請林于凱議員向大家問候。

共同主持人（林議員于凱）：

在座的工會代表，大家早安，我是高雄市議員林于凱，我們都知道行政院有一個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但是我們一直很關注勞權，所以我們有一些案件可能要進行不當勞動事件的裁決，我們光是每個月要跑台北的趟次、交通費，還有時間、人力成本，加一加非常不划算，在勞動權益上面已經不對等，對於資方他們有龐大的律師組成，勞方並沒有，如果在補助相關的資源上面都已經弱勢的情況下，我還必須要舟車勞頓，花這麼多時間進行勞動裁決，對勞工權益其實是雪上加霜，因為大家不是沒有事情做，大家平常都要工作，要維持自己的生計，資方不需要自己出面，他們有代表，但是勞方通常沒有，所以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非常希望高雄這邊

能夠設立一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的裁決中心，希望讓大家可以就近，南部的勞工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管道來做自力救濟，這是今天最主要的訴求。非常高興有這麼多勞工領袖與朋友一起來參與，大家的力量才是我們往前推動的推力，謝謝大家。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于凱議員，接下來是從一開始就鼎力支持我們的劉德林議員。

共同主持人（劉議員德林）：

從一開始不當裁決委員會的設立，高雄市是工業重鎮，執政當局一直講說勞工是最軟的這一塊，工會理事長和各單位一直不斷陳情的結論之下，看到整個中央政府的回應…在地方政府、包括吳益政議員、林于凱議員，我們在地方政府的部分都已經沒有問題，包含勞工局已經正式函文，可是今天主管單位中央為什麼要在高高屏都能服務這個機制的狀況之下，一直不鬆口、一直不答應，我們耗費這麼大的資源設立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這個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到底它的運作及作為是什麼？我們的要求不高，我們只要求一個辦公室，然後你們整個運作如果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事件的時候，怎麼樣在最便利的狀況之下，可以服務到高高屏之外，還有台南、嘉義以南，這些都是可以服務到的，為什麼今天主管單位都遲遲不來落實？而要讓我們所有的工會疲於奔命，這是政府應該有的作為嗎？不是。今天的公聽會我們希望再一次把這個聲音傳達到中央，告訴他們我們需要這一塊，我們勞工希望中央能夠便民我們勞工，這一點是我們最卑微的要求，各位說對不對？身為地方民意代表責無旁貸，感謝張理事長和今天所有列席的工會代表，謝謝大家。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我們從鄭副理事長開始，第一輪先請三位工會代表表達，然後我們請學者回應，請張理事長先發言。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今天我覺得這個會從2017年我們到議會，其實是到總統府南辦陳情，當時接見的人又重新來當勞工局長的李煥堯局長，到現在2021年整整四年，這個制度的設立在新聞稿裡面有提到，從幾點來看：

第一點，因為前高雄市長陳菊小姐主張勞動部要南遷；前台南市長賴清德先生主張把總統府遷到台南古都，我都贊成；前立法院長蘇嘉全建議把立法院遷到豐原或中興新村，我也贊成，因為只有這樣公共資源重新分配，台灣又是1日生活圈，又是5G互聯網時代，我覺得這個主張對台灣區域發展平衡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今天為了公聽會特別去找資料，陳菊小姐當初出席2017年，就是前瞻計畫公聽會講了一段話，我就照念，「2017年4月17日陳菊參加前瞻計畫基礎建設公聽會，盼均衡南北發展，她說，過去20年軌道資源集中在北部，總建設經費高達1兆，各項政策透過集中北部都會圈的結果，可能無法紓緩首都圈的人口及空間壓力，也讓中南部的城市失去發展潛力，不利於國家整體發展，任何一個縣市在專業評估下，能夠以軌道建設人口密集區良好的大眾運輸工具，而且在營運一段時間達到一定的財務平衡，值得去做，高雄經驗可以佐證。」這是我們前市長講的話，現在的勞動部長就是她當初提拔的許銘春小姐，號稱高雄市的勞工律師，如果這一段話剛才講錢是1兆，但在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設立不當裁決委員會，不僅可以讓當地的學者、專家、律師就近讓我們可以救濟，都不要花錢，而且還可以省錢。

第二點，我覺得過去民進黨在野的時候都批評國民黨說，用台北看天下，這個我就不用多說，各位都聽很久了，現在第一次民進黨完全執政，從現在政治的發展各位看到，民進黨想做的事情沒有一樣做不了，你同意嗎？你同不同意？這件事情根本不值得一提，不花錢又可以讓當地的人才就近服務當地的選民，這樣不要做？

第三點，2018年我們來陳情的時候，當時的議長還沒過世，當初劉德林議員全程都有在現場，我們的議員全部坐在這邊，2018年高雄市議會正式決議，各位看到今天的手冊，我們的資料非常珍貴，請看第12頁，前勞動部部長林美珠小姐的答復是什麼？這是總統的表姊，各位都知道。你們如果罵馬英九用數字冷冰冰的在治國，沒有同理心，各位要看到那張公文，有沒有看到申請裁決件數？那是2017年的勞動部的答復，那時候高雄幾件？已經占了四分之一，如果當時設在高雄，我曾經看過勞工局發佈的數據，他說高雄市的勞資爭議處理案件好像800多件，還是多少件？好像在全台灣是第一。如果今天這個制度在高雄，那這個件數就沒有意義了，即使這麼不方便，你看高雄的案件在林美珠答復的時候，高達四分之一，看到了嗎？我覺得今天如果是民進黨的幕僚，曾經和我們一起走上街頭的人，而且今天連勞動部辦公室主任都是高雄去的，混蛋！我今天不客氣，混蛋！你們都高雄的，讓我們高雄人去台北被糟蹋，而且那些裁決委員各位去看一下名單，勞、資、政三塊都吃的那些大律師，各位去看那個名單，你們是沒有碰到不知道生氣。所以我今天講話比較不客氣，我覺得許銘春沒有資格坐那個位置，今天這個案件證明，你們在罵馬英九的話，你比馬英九還馬英九。

第四點，我們去年底剛來高雄市議會陳情而已，陳其邁市長第一次施政

報告，也派了首席副市長來接工會陳情書，到今天我沒有聽到懸命高雄的陳其邁市長善意回應，只是發一張公文，公文拿給我們，後來勞工局的專員周嵩祿先生，我再講一遍，曾經選過高雄市議員跳脫藍綠奔向彩虹的周嵩祿先生、周嵩祿先生、周嵩祿先生，他是真正的關鍵人物。他說新潮流不放，他說新潮流不放，照道理應該不需要公開講。可是今天為了自主工會與弱勢勞工權利，沒有什麼道義問題，你不敢講我幫你講。一個政黨裡面還有派系壟斷，它壟斷沒關係，如果它壟斷了我們大家有好處，那就讓它壟斷啊！所以今天這個案子，等一下我想聽他們官方有什麼不可行說法，我們高雄沒有律師人才嗎？我高雄沒有學者專家嗎？我們高雄沒有好的中山大學、中正大學法律系嗎？我們中山大學沒有勞工所，可是中正有勞研所，今天連高雄的女兒、政大勞研所的劉梅君教授都來了。

連台北的學者都認為南部要先設立裁決委員會，到今天拖了四年，不需要錢的制度。剛才陳前市長說1兆，過去1兆，現在台北一個生活圈，桃園到台北只要30分鐘。我們到今天不用花錢就可以給我們，所以今天我要主張，第一個，過去蘇貞昌院長曾經擔任行政院長，他擔任總統府秘書長任內，巡迴台灣與工會座談勞動權入憲，就是做政治操作。我再講一遍，蘇貞昌擔任總統府秘書長，代表總統全台灣巡迴座談勞動權入憲，他都在操作選舉，所以我對蘇貞昌院長非常不滿意。所以今天我的新聞稿寫得很清楚，行政院蘇貞昌團隊5G唬爛嘴砲，GG的人權行動，5G快，GG是什麼意思？2G，基本上行動很慢，他不是不知道，我相信蘇貞昌院長如果知道這件事情，除非他今天被人家蒙蔽了，我認為蘇貞昌那麼強勢的人，怎麼可能不知道？反正就是派系考量。

在這邊我建議陳其邁市長，我覺得既然上次議會陳情，你也答應我們要和院長提案，你講了沒有？我的政治經驗告訴我，1994年就認識了陳哲男先生，1995年認識陳其邁先生，他說懸命高雄、疼惜勞工，「邁」唬爛。如果今天陳其邁你還說懸命高雄，高雄那一塊最軟的就是勞工，「邁」唬爛，好不好？所以今天很簡單，我第一個主張，政府沒有錢，但是他每次都說我給你錢，你不是說政府沒有錢嗎？第二個主張，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的籌建經費高達4億多，今天在公聽會手冊裡面都有，當年的林全院長發函解釋立法院凍結預算說明解釋，在這邊花了4億多，高雄現在南部服務中心的副執行長和執行長都是市議員落選的酬庸，陳政聞先生、許乃文先生，你們不是酬庸嗎？你們每月薪資最少都有10萬元，又是領我們的錢，然後叫我們跑到台北去申冤，明顯政治酬庸。

第三個主張，如果今天政府財政困難，又有建設的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

又有在地編制，一年高達幾億的預算，我們高雄勞工或工會被糟蹋，一般會用到這個制度的人，比較勇敢獨立的，有民主概念的工會和工會幹部才用得到，鬮雞的工會不會用、工賊的工會不會用，不敢幫勞工出聲的工會幹部不會用。那你想想看，就像當年，反對國民黨威權美麗島事件一樣，所以要政治民主化、要言論自由、要集會結社自由，對不對？所以今天不管從經費、背景和現在的需要來講，哪有一個政府不照顧勞工？而且更重要的高雄市是勞工城市。

所以我今天有三個建議，第一，如果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做一個正式決議，因為這個不要修法，行政院各區服務中心設立不當勞動裁決委員會，邀請當地的學者、專家籌組分部也好，委員會可以馬上就地讓勞工申請救濟。我覺得只要做這個決議，我相信沒有一黨的立法委員敢反對。我們看，民進黨現在是多數，不要玩假的。我們今天不是公聽會結束就完了。第二，勞動部今天有來，雖然只有派科長，有種王厚偉就來，我就知道一定是科長，沒關係，他是代表勞動部，我覺得議會，這是我的建議，一周內答復高雄市議會，蔡總統說最挺高雄，就看許銘春有沒有信總統的話。第三，應該請陳其邁市長，當初接受陳情書他有答應，這個是議會和市政府共同的決議，他應該和院長當面強烈主張在短期內設立，希望在今年5月1日，2021年5月1日勞動節之前，不要說送給我們禮物，給我們一個不要往台北跑這樣就好。我希望陳市長來議會做專案報告，表示他重視勞工城市工會的訴求，疼惜勞工，「邁」唬爛。

各位，5G的時代，1日生活圈，5G的時代民進黨要說到做到，不要再用GG人權，人權是民進黨的主張，所以我今天特別用這種現代時髦的用語，5G打嘴砲而已，蘇貞昌院長，5G打嘴砲，人權GG，人權是民進黨創黨的價值，今天高雄是美麗島事件發生地，我希望民進黨的朋友，我講話雖然比較辛辣，可是我講的每句話都是真心話，可以經得起檢驗，我希望在今年5月1日我們可以見證，在高雄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設立不當勞動裁決委員會，好不好？謝謝大家。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張理事長所說的這三點建議，包括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應決議要整個在高雄成立這個委員會。第二個，勞動部一周內，請兩位委員幫忙督促能夠回復議會，因為議會不是上下主管的問題，這是一個民意地方機構的主張，也希望勞動部基於職權能夠回應。第三個，5月1日能夠很清楚，我們希望亡羊補牢，如果他們還有一點良心，5月1日能夠設立，對高雄，不只對高雄，對南部的勞工我覺得是一個最基本的尊重，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補充介紹特別從台北下來的兩位委員代表，謝謝邱顯智委員在勞工議題著力很深，特別派代表林佳瑋法案助理過來向大家問候。

邱顯智立法委員辦公室林特助佳瑋：

我是時代力量邱顯智委員的助理林佳瑋，今天挑的日子特別好，因為今天是立法院開議新會期的第一天，所以邱顯智委員必須留在台北，在立法院進行報到登記，所以因公不克前來，由我來做代表。我自己本身過去在桃園市產業總工會，以及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擔任秘書長，過去這幾年來，我接觸後覺得議題也相當的多，包括鄭盈昇理事長被台勤公司解雇的第一個星期，我就立刻到高雄來了解他的案情，所以過去這幾年來，我們相當的了解勞動部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的制度對我們南部人來說非常辛苦，我本身也是高雄人，我是念十全國小、三民國中，大家一聽就知道我是在地高雄人。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我們可以發現舟車勞頓，包括每次我和鄭理事長討論他的案情的時候，勞動部如果是訂在早上開裁決庭，那不得了，鄭盈昇理事長就算趕第一班的高鐵他都很難到得了現場，更不要說他還要和律師準備資料，以及開庭前面的各種細項準備，所以我們認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庭在南部要有一個設置的地點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情，我們南部勞工比北部勞工的勞動權益也是相當深厚的，尤其高雄更是南部的工運重鎮，今天邱顯智委員特別請我過來就是想要對各位表達支持，希望今天的公聽會能夠圓滿成功順利。

剛才張緒中理事長提到在衛環委員會進行一個臨時提案，我作為邱顯智委員的代表，我現在馬上就可以答應各位，我們下個會期，新的會期一開始，我們一定會在衛環委員會串聯其他各黨的委員們一起來進行提案，因為新的會期可能會抽新的委員會，目前並不確定時代力量是否會在衛環委員會有一個委員？但是我們會想盡辦法盡力來促成這件事情，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佳瑋，非常優秀的學妹，三民國中的。這個議題很明確，方法和進度希望大家能夠團結在一起，一直朝這個目標前進，請邱委員，其實助理很重要，助理有時候是扮演委員的大腦，不只是手腳而已，很多的決策希望助理能夠多幫忙。接下來請鄧學良教授。

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鄧董事長學良：

剛才都由政治面來談，今天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章鴻年科長在現場，請待會兒直接回答我一個問題，我能切入的就是從法的角度，政治我個人無能，話說我們國家工會法在民國18年就制定，各位，日本的工會法一直到1949

年才開始有設定工會法，設定工會法之後，他們叫勞動組合法，後續在第四章設了勞動委員會，它所稱的勞動委員會不是我們這邊的勞動委員會，叫做勞動，意思就是我們這邊談的裁決委員會。來自日本的勞動裁決委員會區分成為兩層，有中央、有都道府縣，日本47個都道府縣通通有設地方的裁決委員會，地方裁決委員會做什麼事？做調解、做仲裁、做裁決，請記得包括裁決，重點是來自中央，來自中央的勞動委員會，各位，有機會再看一下日本的勞動組合法第19之11條，這邊有一個中央的勞動委員會它怎麼設置？日本本來中央勞動委員會也在各個都道府縣都有設分事務所，後來因為業務量的關係。

各位，我們開會的此刻，日本中央的裁決委員會，我就不要用他們的字眼叫勞動委員會，在中央的裁決委員會日本目前設二個，一個在中央、在東京，第二個在大阪，為什麼要把工會幹部累死？難道南部的你貼了錢，民事訴訟法上，各位出門還有各式各樣的費用，你認為除了高鐵，我時間就不需要嗎？鴻年，我沒有我的生命嗎？什麼叫做人權？我非常期待，既然敢做勞動部代表，章科長，把話講清楚，有沒有把這個制度既然我們是學習日本的制度，我們沒有地方的裁決，中央的裁決只有在台北，日本也在各地設了，後來不行，業務量不夠，後來才併到這個分事務所，請回去查一下，日本勞動組合法第19條之1第二項這個地方，我們學了人家的制度，它是用它的勞動制度來支撐它國家的工業，工業本身除了技術之外，它需要有軟性的人權的照顧，勞工人權受到照顧，對國家的工業應該才有好處。

剛才張理事長向各位報告非常多，有關政治上面的這些考量，我提醒各位，不是政治的恩惠，你要學就請學全套，而且這個考量對行政上來講沒有做額外的負擔，為何連法院都還有分院？為何各樣的地方都會有裁決所唯獨我們這邊勞動裁決委員會有這個困難，地方官員可能在處理上應該是中央怎麼規定就怎麼做，我們教行政法的，我也想跟皮主秘、趙專員這邊，高雄因為現在陳其邁當市長，他也沒這個膽量，按照現行法令我就地方自己定，有沒有這個空間，我們在日本稱為叫做，我們可以橫出高雄市，我自己定勞動裁決制度，當然這個是講氣話，我們是希望中央這裡真的一點困難都沒有，拜託，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請章科長回應。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章科長鴻年：

剛才張理事長把我們回復的很多公文都講了，我就不重複，那是我們工

作面的答復，我很欽佩鄧教授他提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的演變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變化？制度的變化永遠是一個開創的議題，是不是把它變成兩層？是不是讓地方類似美國？先調查完以後有必要再送到中央，或中央的人下來類似巡迴法院的方式，這個東西理論上都是一個新制度的建立，勞動部從來沒有預設任何的立場，當然我們在經驗上面會比較傾向日本，因為我們的制度裡面很直接的一部分就是從那邊來的，當初也曾經有過這個想法，以後可不可以把它變成兩層？這兩層也不一定每個地方政府都有，可能重要的都會區有，然後中央和地方怎麼分、怎樣配合？這個部分我覺得勞動部沒有任何限定的政策在裡面，沒有。

鄧教授所提到的這個東西，我們在部裡面和學者專家開會的時候偶爾會觸及這方面的意見，因為我們在討論某些案件的時候會觸及某些制度上的變化，當然如果制度上的變化不只是執法者，很多適用法律的團體、個人如果能夠有一些外力的協助，我想推動制度會很方便，這是我必須講出來的，我只講到這個地方，謝謝各位。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章科長的回應，章科長從制度，站在公務人員的立場很忠實的回應這個議題，我覺得這個可以開放也代表勞動部在這個議題上專業公務人員的答復和態度，我們發現很多政策其實真正的核心是公務人員最了解整個公共政策的背景和來龍去脈，當然很多都是政治在決策，不管怎麼樣在這裡在這個階段，我們謝謝章科長這麼精準的答復。接下來請皮主任針對鄧教授所提的，地方可不可以制定這樣的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地方要設這個自治條例可能涉及到地方制度法有沒有抵觸到中央的法規命令？有些是中央獨有的權限，我們可能也沒有辦法去觸及，但是就剛才老師提到說，是不是可以設成兩層的制度來做處理？我想在高雄市勞工局的立場只要制度面設計下去，我們非常樂意來做一些相關的其中承擔一些責任，去扮演一些角色，我們非常樂意，報告完畢。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這個可能要回到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我們希望不管是哪一個黨，後續我們會繼續來追蹤這個是不是在政策上能夠更明確，然後不管是兩層，這個兩層也是大家理解的一種方式，或者是地方層面就可以解決的。

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鄧董事長學良：

我插個嘴，我怕把議題扯開了，來自地方只要中央沒有禁止，地方可以設，但是現在真正的問題在哪裡？讓這些工會幹部辛苦要跑的，他的生命、

他可以為勞工做事情的時間縮短，要浪費在路途上，這是來自中央委員會的問題，請把我個人向各位報告的重點，至少在中華民國的大阪市，我們高雄設分裁決所、分裁決委員會，以上報告。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很明確，第一個，最簡單的訴求就是回到我們的第一個訴求，在高雄設一個分部就可以了，如果要在制度上探討，剛才講的也可以探討第二層的問題，也了解，接下來請郭瑞坤副院長。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所郭副院長瑞坤：

我先把我的建議和結論先講出來，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假如還沒搬到高雄來之前，或者剛才學良兄所講的分部在高雄之前，我直接的建議，有關南部的案子現在的裁決委員會就直接到南部地方來開，等於是把北部的會議直接到南部來開，北部的委員下來、北部的律師也全部都下來，這樣好不好？這個不需要去修法，讓他們也來忍受我們經常到台北去開會，一大早就要出門的情形，以後他們來南部開會我保證他們都會在下午開會，絕對不會在上午開會，你想想看我們去台北開會10點的會議，最慢一定要搭7點55分那一班車，對不對？如果讓他們來南部開會，讓北部的大律師來南部開會，讓他們了解我們去北部開會是多麼辛苦，這是我的結論，我先講這個部分。

今天來參加這個會我的感慨很多，我82年到中山大學，然後就開始定居在高雄，我是台南人，在高雄已經28年了，然後跟著中山大學還有一些高雄地區的學者專家，我們一直在推動要扭轉重北輕南的現象，所以那時候的第一戰包括爭取衛武營，包括爭取無線電視台，就是現在民視在南部設置，爭取衛武營的時候，中央的說法，你們南部已經有一個西青埔都會公園了，為什麼還要第二個，難道南部忍受的空氣污染、南部的水質這麼差，我們多要一個都會公園不行嗎？包括後來我在台南服務的時候，台南的都會公園本來也要被做掉了，中央不開發了，後來我們也是用盡心力把它搶下來。

都會公園為什麼只有台中有、為什麼只有北部有那麼多的公園？我們南部要多一個都會公園就這麼困難嗎？為什麼媒體都是從台北看天下？全部都在台北發音，所以各位可以想像，假如我們今天這個公聽會是在北部開，我們這邊需要多少遊覽車去台北？當然媒體在台北的話，也有可能北部的訊息比較多，我們的訊息全部都會被淹沒掉。相對的，我們今天在南部開有一些我們的意義，為什麼都一直在台北開會？絕對不是空間的距離，而是心理的距離、是障礙的距離，因為他們都一直從台北看天下，從行政

院各個部會在看一些問題。

我近幾年來一直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結合企業社會責任，但是我也想要請問政府的社會責任在哪裡？政府的社會責任不就是要照顧民眾嗎？照顧我們南部地區廣大的民眾嗎？所以假如成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只是政府在勞工政策裡面的一塊遮羞布，那你為什麼不要好好的面對問題？直接到南部來針對南部的勞工朋友所受到的委屈。

剛才看到阿中準備的資料，我真的很感慨，我們林美珠前部長，「恐不符合經濟利益」這幾個字，政府的施政要完全看效益嗎？要完全看經濟利益嗎？假如要看經濟利益我們高雄的捷運都不用做了，一些快速道路、鐵路電氣化都不用做了，全部都做在台北就好了，政府的施政不能完全從CP值、從經濟效益來看，相對的，假如以這樣來講，我們南部忍受環境的污染，難道也要想辦法把它分散到全國去嗎？北部不需要的這些中油的煉製廠，難道我們的煉製廠別的地方要接收，我們也讓它去接收，這樣好嗎？南部承擔了台灣的經濟動力，從以前的加工出口區、從十大建設，假如沒有南部的中鋼、中船、中油這些產業，整個台灣的經濟到底是要怎麼發展？

林全院長講所謂的經濟利益，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荒謬的名詞，今天應該要讓我們的工會夥伴更直接把你們的需求講出來，我剛才已經把我的建議和結論講出來，就是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只要我們南部的案子就到南部來開，我記得那時候我們講說重北輕南，中部的朋友、東部的朋友說，你們都把中部和東部跳過去，所以不只是重北輕南的現象還沒改善，假如這種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中部的案子就到中部去開、東部的案子就到東部去開，我們讓這個政府變成行動政府，這樣不是更好嗎？可以貼近民意不是更好嗎？以上發言敬請各位指教，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郭副院長，真的很精闢、深刻，如果沒有痛很深講不出這些話，他講這個凸顯政府的，我們講這個政府不是講任何人，是我們對它忘了政府本身是最大的企業責任的機構，居然還要讓教授來提醒它要善盡社會責任，現在政府已經忘卻本來你存在的目的性。剛才教授提到院長，不用講那麼多，我們不用論述這麼多，巡迴就可以了，這個應該是最符合經濟效益，如果按照勞動部的思考，這個也是另外一個，請章科長針對這個公文，我們大家來用專業又不會造成傷害，按照勞動部的思維來修改這樣的可能，把它提出來，接下來歡迎遠道而來的劉梅君教授。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劉教授梅君：

我很高興也很榮幸受邀，剛才緒中理事長說我是高雄人，的確我是在這

邊出生長大，一直到高中畢業以後才上台北讀書，剛才佳瑋說是十全國小，我是文山國小、文山國中、高雄女中，也是一路這樣過來，所以很高興在這個地方看到所有的兄弟姐妹們在高雄為台灣的勞工打拚，其實我很汗顏，雖然我是在這邊出生長大的，可是我離開高雄之後一直都在台北工作，所以剛才為什麼我必須要先讓鄧老師和郭老師先講，因為我沒有那麼接地氣，我真的很汗顏、很慚愧，不過對於勞工的關心當然是我在政大已經任教28年了，我一直在工作上面、在生活上面非常關注的一塊領域，所以很感謝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們為高雄的勞工、為台灣的勞工打拚。

第二件事情，我們看到這麼多年來，這些政客、政治人物一天到晚說，我們要扭轉重北輕南、我們要南北均衡，可是剛才大家舉起來的這些牌示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到底是政治的話術，看起來都是政治話術了，是真心的嗎？不只是政治話術，我覺得等而下之是政治騙術，非常非常不應該，這是政治騙術，我們是台灣中華民國的國民，你一個政府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欺騙台灣的公民、台灣的民眾呢？我們不要政治話術、我們不要政治騙術，我們要的是台灣勞工的基本人權保障、基本勞動權益的保障。

剛才大家都是英雄(英雌)所見略同，我們看到勞動部的那個回答說不符經濟利益，我看到這個就火冒三丈，什麼叫做不符經濟利益？如果這個邏輯通，就像剛才郭院長說的，那就很多公共建設都不要做了，因為不符經濟利益，我們很多偏鄉也不要再去做了，台電、台水也不必把管線拉到偏鄉地區了，因為不符經濟利益。可是我還要再講一件事情，人權這件事情怎麼可以用經濟利益來衡量？這是人權問題，這個邏輯完全不通，如果通的話，除了剛才講的公共建設之外，我們中華民國政府也簽了五部公約，有一部公約其實和經濟利益很有關係，什麼公約？身心障礙者公約，對不對？為了身心障礙者我們弄出多少政策要來協助他們？我們衛福部有一個罕見疾病的基金，我們每一年的健保，罕見疾病的孩子我們就是給錢，就是給他醫療的支持，一個罕見疾病的孩子可能一年要花100多萬、200多萬，看疾病的種類不一樣，我們照樣給，因為這是生命權、基本人權，工作不是基本人權嗎？是啊！怎麼可以說什麼這是不符經濟利益，你開玩笑啊！

更何況IL(國際勞工組織)在1998年的時候推出四項核心勞動基準，鴻年科長也知道，IL1998年四項核心勞動基準的第一大項就是集體勞動權，從這邊想，我們今天談的是不當勞動裁決委員會，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們政府長年以來推託、欺騙，這個行為本身對台灣勞工是國家對人民不當勞動的行為，是不是？本來我們這部法律的是雇主對勞工的不當勞動行為，

可是長年以來我們政府不做這件事情，然後用各種騙術，這是國家對人民的不當行為，不當什麼什麼行為，不是這樣子嗎？

剛才章鴻年科長也說，執行面這件事情政府是開放的，好，那就好說了，好說那就趕快做，這是政治意志的問題，不是不能做，不是完全不能做的問題，這是政治意志的問題，我們國家每一年花這麼多錢，有一些錢不知道花到哪裡去了？這件事關係到所有的勞工，剛才大家也講了，我們的勞工每次開會，從高雄要到台北去的時候，他幾乎是整天，你不要看現在高鐵很快，幾乎是整天，整天下來不只舟車勞頓，有時間的問題，勞工如果要去開裁決會要請假，請假可能沒有薪水，還有這個損失，所以這不是一件小事情。

我剛才也非常同意副院長說的，就請北部的裁決委員、大律師、大教授下來南部看看，看看是不是這個中間的確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他們有資源的人都覺得很辛苦，我們沒有資源的人當然更覺得辛苦備至，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好，今天在過年前能夠把這件事情提出來，我相信應該多多少少，我們希望他們能夠聽到這樣的聲音在這個地方，我很希望今天來了可以多聽現場發聲的一些事情，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劉教授，今天在座都是勞工界的精英，每次的發言像那個可以當作經典，向大家報告，經濟效益的論述和章科長分享，我們都是在南部長大讀書，台北工作，像我在立法院10年、回來高雄20年，南北不均衡，不管政治人物是南部出身的，或者在南部當首長，只要一離開南部就忘了南北平衡，很奇怪！然後現在更可怕的是，現在還在南部當大官的直接就忘記了，這是最煩惱的。我舉一個例子，當年發生氣爆我們訂了一個管線自治條例，希望把石化公司的總公司遷來高雄，第一個就近管理，第二個增加稅收，那時候1年大約有1兆的營業額，對我們地方能夠增加多少錢呢？27億，結果經過這幾年，我去問財政局到底我們增加了多少？整個南遷大概只有…這幾年經濟沒有那麼樂觀，6、7千億也不少，然後只有增加多少？增加16億左右，那也還好，結果實際上是沒有，增加16億，它在統籌分配款增加16億，然後在其他的專業補助給你減少。

所以那個科長，這個公務人員最老實，直接講，吳議員，我們整個南遷，石化公司南遷這個議題，到現在整個高雄每年只能增加2億到3億，制度已經不公平，然後行政作為繼續在剝削高雄，這已經不是政黨的問題了，政治人物為什麼只要離開高雄就覺得糟蹋高雄是應該的，我想不通，大家說現在工業區很多很好，我覺得稅法如果沒有修的話，增加1千億、2千億都

在台北，稅收都是台北的，高雄是幫人家代收，收到中央，居然用7個字，恐，還用恐，「恐不符經濟利益」，我們一年繳的營業額給它，全部都是中央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貨物稅，四大稅收在高雄收的全部都被台北收走。

我們今天不是要求，我覺得這個不只是基本人權而已，不是從經濟效益來談而已，基本人權是最重要的，就從經濟利益來談，你也應該到這邊來，叫你住在這邊也是剛剛好而已，叫你搭飛機來、叫你坐高鐵來，你的薪水那麼高，你請得起我們高雄人嗎？我們是用我們的生命在付出，找你下來設辦公室剛剛好而已，很奇怪！當官就忘了，實在很生氣，走著瞧！在我們台灣這個社會，不管是司法、勞工、財政、環境都不要遇到，你遇到才會知道怎麼糟蹋人，今天不是說我們是受害者，心裡好像對人家情緒勒索，不是，我們是講道理，不是在和講感情說你欠我，不是這樣子，大家把帳算清楚，沒關係，如果要談經濟利益，我整棟再蓋一棟給你，按照南部所繳的稅金，蓋一棟辦公室給你我也負擔得起，不是拜託你來，把你看成什麼？

我覺得我們的公共政策已經失去理性很久很久了，就從情感、利益、政治、公共政策，從各種角度都不應該發生這個事情。剛開始理事長跟我講這件事情，我覺得好像我們被人家欺負剛好而已，就只是多一件啦，因為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你知道嗎？這個事情跟理事長所提的，今天這件事情是大家一個覺醒，不是要給你們革命，我們沒那麼粗俗為這件事情在革命，但是思考上再重新思考、重新釐清一下，對於人民的權利義務該付出的，我們該付出的，這不是應得的，我也很不喜歡去勞動部做不當勞動申訴，沒有人愛去，我並不是爭取要申訴啊！所以這個是基本的，剛剛教授提的一切都是很經典，這是一個基本人權，我希望今天的會議大家能夠產生更多共識、覺醒，所謂人民真的權益，並不是我們南部人被欺負很可憐，沒有這樣的事情，因為我們為台灣付出也無所謂，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也很樂意，但這是攸關公平的事情，我們希望今天能夠再提出來。接下來，請鄭盈昇副理事長。

臺灣航勤公司高雄分公司企業工會鄭副理事長盈昇：

三位議員主持團、學者、張理事長及各位早安，大家早。我是台勤工會鄭盈昇副理事長，已經是任期內都在打官司，8年打完了，現在沒有理事長可以幹，只能幹副理事長。我講一點實際上的經驗，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就我們自己工會的經驗，我們當初送3個，一點補助都沒有，真正勞工心裡面恐懼的不是車資，而是請假，我們曾經發一部遊覽車去台北士林高等

法院打官司，30幾個人從高雄發遊覽車去打，有法院傳票，用法院傳票跟公司請假，公司也是不准。這不是只是給錢，我給你車資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實際心理需求面，像我們101年一個官司打到現在110年還在打，當初送的案子弄到現在光是送3個，我們會卻步啊！其實我手上還有至少3、5個案子，我們不敢送啊！所以這是顯現的需求跟潛在需求的問題，我們不是不打，而是拖3年，然後請假又不准，這要怎麼裁決？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好了，剛剛副院長有舉到說捷運，當初捷運要蓋的時候，難道沒有市調嗎？高雄市看到台北市捷運那麼好，高雄市也要蓋，有沒有市調？有啊！有沒有虧錢？連續虧了幾年，還不是照蓋，問題就在市調即便是搭乘人數不足，這個政策是福國利民，是平衡南北，是促進城鄉進步的，還是要做啊！設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不就宛如蓋捷運一樣嗎？當初虧個幾年，你用一個…，我看歷年來，勞動部的回復都是市調的統計資料不符經濟利益，已經好幾年了，也沒有聽到新的回答。我是覺得如果用蓋捷運平衡南北、促進城鄉進步、福國利民的政策，即便剛開始沒有那麼多的數量，就像我講的需求跟潛在的需求，如果你真的弄了，真正的需求會跑出來，那才是真正的平衡南北、福國利民的政策。以上報告，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資本家要欺負勞工真的是花招百出，如果威權沒有在道德的基礎要亂搞，真的是…。

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鄧董事長學良：

他的苦只有講1%而已。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接著請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理事長王慶宏。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王理事長慶宏：

主持人、各位議員、張理事長，還有在座各位弟兄，大家早安。講到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其實小弟只申請過1件，在申請這一件的時候，那時候是被壓迫到已經沒有辦法生存了，我們整個工會都被中鋼集團、中鋼運通公司壓迫到根本沒有生存權了，沒有談到人權，還沒有談到人權。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送出第一件裁決，這個裁決送出去以後，我發現我們公司會怕，我們公司開始說我們來談，你把裁決撤掉，但是隨著我們去裁決委員會的次數1次、2次、3次以後，公司不怕了，為什麼不怕？原來我們的主管機關他們在辦案是看人辦的，如果今天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我們的主管機關能夠直接將這些勞工被迫害、被調解統統用心去處理，我相信也

不需要裁決委員會了。

我們在勞工局的調解案沒有用，然後我們到勞動部也沒有用，不但沒有用，還二次傷害、三次傷害，我的每一個幹部在裁決委員會當天都被這些裁決委員羞辱，不但羞辱，還問他，你現在到底要表達什麼？連聽他說話的耐心都沒有。我想請問，這是法院嗎？我到法院的法官都不敢那麼囂張跋扈，這些委員是怎麼選的？

再來，在勞動部的裁決委員會，我全輸，我當庭也講我覺得我一定會輸，為什麼？中鋼運通請了尤中瑛大律師跟這些裁決委員有多年的私交，我也不敢講他們有什麼背後的利益，但是我從他們的態度，就是從他們對資方律師的態度跟對勞方的態度，我已經知道結果了，所以當天我就講，如果勞動部你們要鄉愿、包庇，沒關係，我一定帶我的弟兄去包圍勞動部，我們勞工還有最起碼的尊嚴可以守住。這件事情輸了以後，過了大概4個月我的弟兄被查水表，說你當天會務假，因為有一位幹部請會務假，結果當天沒有他的簽名，要他請自己的假，所以整個中鋼集團乃至中鋼運通公司，我覺得都是聯合這些主管機關我們的勞工局、勞動部來打壓中鋼的勞工，在座各位弟兄，你們有沒有這種覺悟？（有！）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只是在針對很小的事件提出訴求，這根本就不花錢。再來，勞動部針對我們裁決的每一個案例去做分析，高雄40件，他怎麼不去評估這些裁決委員1年才打幾件？總共數字就6百多件。他怎麼不去評估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服務的是什麼人？都達官貴人，所以當然不願意做事啊！所以在這邊我還是期望我們的勞工大家要覺醒，這些民代拜託好好監督這些主管機關，謝謝。

共同主持人（林議員于凱）：

因為我一位好朋友的爸爸去世了，待會我真的一定要致意，所以我先跟大家說聲抱歉，我會先離席。我剛剛想到2018年1月8日當天勞動基準法修法的頭一天，當時下大雨大家在立法院前面搭帳篷夜宿，我感到奇怪的是，當天也有2、300位中鋼工會代表在現場，我印象中是這樣子。因為立法院在台北，我們抗爭就跑去台北也沒關係，問題是現在身為受害者的時候，我們還要以受害者身分跑去台北做裁決，這實在是說不過去。所以我就想到過去我們去台北像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其實這是不太正常的，未來在立法院邱顯智立委跟張其祿立委辦公室真的要要求勞動部，因為這個真的不是經濟問題，這是勞工權益的問題，這個也是我們基本的生活問題，我們沒辦法像你們大律師、大法官有這種閒錢不用上班可以請假去那裡打官司，我們不是那種人，因為我們是需要上班，請假也要扣薪水的。所以

這個是經濟問題，是勞工的經濟問題，麻煩勞動部這邊，本來今天是請他們的司長要出席，但是沒有辦法請到司長，就請科長把這個事情帶回去給司長報告，不要再這樣子搞南部勞工了，我們抗爭要上北部都已經很辛苦了，結果我們受害者還要上北部陳情，還有求助都要到北部，這是不對的，請勞動部的科長把今天所有意見帶回去給司長，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我請教兩件事情，如果你們去打不當勞動裁決，是在地方先裁決？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王理事長慶宏：

沒有，直接到台北。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沒有，直接到台北。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直接到台北。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王理事長慶宏：

地方就要先做調解。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如果先調解不成？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王理事長慶宏：

調解無效，我們才會去裁決。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調解無效才會去做不當裁決。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王理事長慶宏：

對。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這個制度都一定要到台北申請，調解是調解了。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王理事長慶宏：

兩件事情。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我的意思是說，一般你們會經過調解，還是沒有，或不一定？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王理事長慶宏：

沒有經過調解。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沒有經過調解。第二個，勞工局編的預算，對勞工的律師補助費只是針對上法庭的嗎？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現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也可以補助。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也可以補助，你們有請過嗎？

中鋼運通企業工會王理事長慶宏：

沒有。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沒有。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他們編多少錢？好像也不多。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議員，我建議一下好不好？今天剛好有一個機會，跟這個有關，議員剛好問到重點，現在國家財政困難，高雄市政府更困難，我是建議兩位議員要求高雄市勞工局，我就是第一任勞工自治委員，謝長廷因為沒有想到會當市長，所以當初有答應我們的政見，他當選之後要籌備10億的勞工權益基金。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10億。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後來提高到好像6億還是8億？後來利息又減少了，沒有什麼利息，這一筆錢蔡連行理事長最清楚了。後來都是台機員工大概用得最多，連念空大都有補助。我今天當然是非常不爽，民進黨完全執政，本來財政就很困難，我建議議會這邊，我現在沒有針對哪個個人，高雄市議會，他剛剛說有勞工權益基金，補助的對象應該是要透明化，透明的政府，像補助哪一個總工會，我給你保證搞不好有的人拿到百萬不等，包括辦公室也要算在裡面，我們高雄市獨立總工會一毛錢都沒有拿。

所以剛剛你問的那個問題，應該沒有人利用勞動裁決去申請補助，因為2018年我們陳情市議會的時候，勞動部知道受壓迫工會與幹部都需要到台北這個說不過去。9月份很快就通過補助交通費，而且是要案件完了之後才能申請。你想想看，本來都沒有工作了，這不光是請假而已。我認為現在把勞工權益基金辦法的補助範圍擴大，事實上都緩不濟急，而且都是有關係的人才會用，知道的人才會用，連我自己搞工會的也沒有申請過1件。像我這麼懂的人，在台北法院打了8年訴訟，我都沒有去跟勞工局申請一毛錢，請問錢都用在誰身上？民進黨的樁腳身上，所以我對韓國瑜也有意

見，政黨輪替他就是沒有好好的清理，知道嗎？我現在可以保證那個系統都還在，所以今天講到錢，我就生氣，沒有錢是事實，可是錢沒有花在刀口上才是可惡。再拿那個錢去綁樁腳，更可惡，你知道嗎？如果你們願意改天清一下勞工局的預算看看，就知道多可惡。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第一個，我們會跟局內把過去我們的基金…，請說明，你先回應。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謝謝。我在這邊先說明，剛才有關於工會幹部或勞工朋友，因為在勞動條件上面進行訴訟做補助，在最近2年我們也增加所謂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這個區塊我們也予以補助，但是這一筆補助是用勞工權益基金。勞工權益基金大概有5億的本金，在勞工權益基金相關支應辦法上面，我們是用5億本金的孳息來對工會幹部或對勞工朋友做訴訟上面的一些律師、裁判費或生活上面的補助，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剛才張理事長所講到的各個工會的補助，那個是另外的，不是勞工權益基金，那個是另外的，另外的我們是對於工會組織業務補助，而業務補助有一個補助辦法，我在這邊特別做個說明，這是兩個不同的經費。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我想了解，第一個，補助工會是另外一筆公務預算，有關協助律師跟交通費，那個是在勞工權益基金。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是，在勞工權益基金。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基金5億就沒有再增加嗎？它的來源沒有再增加嗎？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剛開始是2億，最早是2億，現在是5億。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我的意思是說，每年會有來源嗎？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目前沒有。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皮兄，現在20億。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高雄市呢？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那是勞動部的。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不是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高雄市目前5億。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有每年增加的來源嗎？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沒有，目前沒有，現在暫時是5億。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我們在議會有兩件事情，不好意思，這個算我們失職，不夠了解，第一個，就是基金應該每年要有來源，不然這個基金就變成公務預算在消耗。第二個，現在社會的利息很低，所以你要靠利息根本那個預算等於自我限制住了。勞工權益是一個基本人權，第一個，應該是基金孳息的來支持，如果不夠，基金本金還是可以用，不然就是政府補預算補到基金會過去而已，我們再來研究這個立法，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們希望做到不管未來不當勞動裁決在高雄，我們希望移到高雄，在高雄我們還是要面對，律師還是需要，希望以後只要我們高雄市要去上不當勞動裁決，律師費全部都補助，這是最基本的，對一個高雄勞動城市，這是最基本的。而且律師就像理事長講的，該先付的要先付，這是只要有申請，第一審要補助5萬或幾萬元，這個一開始就要付，不能等到打完官司再來申請，這樣又經過幾年了，這個執行細節會很困難嗎？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再跟議員做個報告，我們對於律師費的補助，現在就有律師費補助，一審是補助6萬，而且它補助的時機是當他委託律師，律師向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去遞件，我們就補助了，並不是等到裁決完，在高雄市政府目前是這樣時間點的機制在做處理。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非常好，但是大家也知道，所以我講的這個，大家不用擔心，我們也不希望常用，但是只要遇到了，我不是說高雄多有錢，高雄本來就不富有，但這個是基本費用，我說過這個高雄市還花得起，我覺得這個預算…。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主席，我打岔一下好不好？對不起，皮主秘，我從事這個工作將近34年，我今天才聽到，早知道我就跟你申請了。我建議議員，這個很好，只要裁

決案送進去就補助6萬，各位聽到了喔，各位，今天來絕對沒有白來。我建議高雄市政府，這麼好的政策要發新聞稿，發公文給各工會，只要送請勞動裁決一審就可以補助6萬，對不對？中鋼集團為什麼仗勢欺人？他連出席調解會都是聘請律師，我才知道律師3萬，律師3萬耶！因為中華電信、中鋼大公司反正我有的是錢，花公家的錢對付工會，他又不要傷腦筋，可是每一個工會如果沒有補助，就是理事長一個人要統包所有案件。既然有這麼好的制度，今天剛好大家都有聽到了，我是建議請勞工局應該發通知給高雄市各所屬工會說有這個制度，也應該發表新聞稿，說明現在高雄市有這麼好的勞工政策，只要送裁決案就有6萬元的律師補助費，我相信沒有人不會申請的，好不好？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

共同主持人（劉議員德林）：

主秘，針對這個區段來講，也就是剛剛主持人所講的，今天身為與會代表又是代表高雄市政府，針對張理事長這個部分，第一個，你要做個具體書面答復高雄市議會跟各相關工會。今天政府所編列的預算落實服務到基層，有這麼好的事情，我們的工會居然都不知道，我希望你今天談出來這個部分，還是落實行政的SOP流程，把它做個加強發給他們周知。以上，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有時候政府如果要做事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大家做事就要了解，有時候你都悶著頭，當然主秘也很認真，晚上跑攤都會遇到他，他比我們還辛苦。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他很專業。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但是很多人的需求，有時候我們也不曉得，有在做卻不知道，政府有哪件事情我們也不曉得，所以造就民意代表這個工作的存在，譬如需要我們去了解，所以不用客氣，這個事情我們一起來討論，包括章科長在這邊坐也非常辛苦，不是來這邊給你鞭屍，不是，我們一起來研究。因為政治問題都是一樣，還是要回到整個只要人民有一個主體性，要怎麼善用我們的政策跟預算，我覺得選舉是不太好選，一旦選上的滿意度如果沒有70%、80%的要回家吃自己，這麼多的公權力，不是預算讓大家拼命花，不是，大家就這麼多預算，你只要好好的分配、做好的運用，而不是做到漏氣只

有50%、60%，我看都不及格，不是讓你的支持者還會支持你，不是這樣，有權力的人要把事情做好沒那麼困難，只要了解人民的問題去做。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預算，不只能發給剛剛德林兄所提的，希望會後能夠發一個新聞稿，而且第二個是發公文給各總工會來了解市政府有這些德政。第二個，我講的不是沒有上限，而是這筆錢也沒多少，不夠的叫企業捐也剛剛好而已，像現在社會的股票，你看景氣這麼差，全球疫情這麼嚴重，為什麼股票還一直漲？

共同主持人（劉議員德林）：

對。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現在全球的政府都在印鈔票，印鈔票會給誰？除了政府用以外，還有基金、銀行，所以他們可以出借，誰借得起？現在利息很低，百分之零點多、百分之一點多，誰借得到？我們借不到，在座各位也都借不到，還是一樣啊，銀行、財團才借得到，所以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誠如剛剛教授所提的，作為一個政府基本的社會責任，這是最基本的，平衡這樣的財富，平衡大家的權益。我說這個，不是要讓大家覺得很爽，不是的，政府在這個部分的預算真的是不要沒有上限，這個法律的律師費要維持，其實也沒人愛用，沒有人閒著沒事來爭取這個，當大家遇到的時候，這個預算是政府要編，所謂社會的企業基本責任。所以會後我們再跟勞工局就這個預算探討，不是預算通過就不用理我們了，沒這回事，因為大家總會再相逢的，所以我們再找局長、主秘約一下，我、德林跟不同議員，看不當勞動還有哪一些需要補充的法令來源。再來請鄧教授。

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鄧董事長學良：

在座各位夥伴、主持人，我看時間非常接近，因為類似這些場合我跟部分弟兄咱們也忙過多次，到頭來一下又不見了，是否請勞動部這裡會後再整理，假設此刻報告來不及，在高雄設不當勞動裁決委員會，它的困難請明白列舉，請逐點列舉。這逐點列舉，假設我們沒有講清楚，這算是公聽會，不是聽證會，基本上還是議員這裡，包括立委、高雄市議員應該有這個權力，來自行政機關具體的困難究竟在哪裡？請逐條列出來，請在一個禮拜列出來，是否有適當？可以請公布。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再來，是不是有哪一位工會代表？中鋼工會方秘書長。

中鋼集團企業工會方秘書長敬元：

各位夥伴，大家好。我本身是屏東人，屏東的就業機會大家知道，高雄

是一個工業城市，為什麼它是勞工城市？因為這邊就業機會比較多。我從長治鄉來到高雄就業，結果我在高雄這邊遇到工會的事務，我們的同仁或我們的工會被人家糟蹋，我從台灣尾騎到台灣頭300公里，我從28度去到18度，從夏天打到冬天，因為一個裁決最少要3個月至4個月，而且你還要在事件發生90天內去申請，要不然程序不符就駁回了，你就直接敗訴了。

現在司法機關一訴訟就半年，從夏天打到冬天，從長袖打到穿短袖，結果我們的行政院長，也算是我們的老縣長，蘇貞昌是我們的老縣長，他當年在競選的時候，包括在這一次高鐵要南遷，他都告訴我們，他要改善我們站尾包衰的現況，他說我們站尾包衰，請問我們站尾包衰是要讓我們衰幾代？我們要幾代人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我這句話已經聽20年以上了，我不知道到底要衰幾代？早上清晨5點就要騎上路了，因為要去左營，從屏東去到左營將近1個鐘頭，再搭2個小時的車，共3個鐘頭，趕在早上9點或10點的裁決會開始。我不只一次，因為裁決委員很喜歡在禮拜五的下午開會，因為下班時間又剛好是週休二日，如果效率好的話，趕快開完就比較早輕鬆，可是對我們來說，我們要從台北一路站到高雄，就算高鐵也是一樣，到高雄之後，我還是一樣還要再回去，1天下來不是花3、4小時而已，可不要跟我說什麼一日生活圈，如果你的1日是沒日沒夜24小時，我就認同。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包括1月10日那一天高鐵還有高捷，在陳其邁市長這邊曾經公開說，從此之後不再讓我們站尾包衰，我不知道到底還要衰多久？還要衰多久？以上，謝謝。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跟議員報告，因為今天看到名單，剛剛其實聚焦了，可是各位平常沒有機會聽到，包括我今天也聽到很多新的資訊，當初是請吳議員，因為吳議員跟各位當然專業問政，剛好劉德林議員從頭到尾，我們來陳情的那一天就在現場，4年，整整4年！連勞工董事沒有股票，我們在21年前就可以做成功。各位，現在有勞工董事就是這樣來，立法院一個法案5個黨團簽完就過了。高雄市議會兩黨黨團都簽字了，4年過去了，還是我們的副市長在擔任勞動部長，所以剛才吳益政議員講，好像在高雄就已經忘了她是高雄人了，不是到台北才忘了她是高雄人呢！今天你們都要比水準，對不對？你們辦這個公聽會我才知道，原來掛教授就可以有出席費，改天不要叫我理事長，叫我張緒中教授，我今天沒有錢領，因為我掛理事長。可是在這個位置是今天有這個制度，你們很多人終於知道，包括議員可能也第一次聽到，對不對？我們的錢都沒有用在應該用的刀口上，我們建立一個制度不是為我們自己，我們這個大公司沒有影響，對不對？我們可能還有一

些，真正受害的人，剛剛聽到從台灣尾騎機車到左營，從左營再去台北，今天為什麼知道？因為我親自跑過，委員如果是文化大學、台灣大學那些副教授的時間，最後言詞辯論庭都排在禮拜五上下午，一辯論下去到6點不一定能準時結束。所以回程高鐵站到高雄剛剛好，這個都不是它講的經濟效益，你們知道嗎？我親自做過才有這麼深刻感受。為什麼我這麼生氣？今天佳瑋算是非常熟，算是這一輩裡面，他處理勞資爭議最多的啦！今天終於知道他也是高雄囡仔，我們高雄被人家糟蹋成這樣子，我們高雄人在當部長，你沒有罵她，我就不知道你這個叫修養還是犯賤？所以我說今天她如果來，如果許銘春再回來高雄，是去唱卡拉OK和剪綵，那就應該拿雞蛋丟她才對，不然你們剛才在生氣什麼？大家都在做拍馬屁。

我剛才聽到幾個很好的消息，包括鄧老師的建議，我覺得今天郭副院長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方向，因為他當過台南縣副縣長，他剛才用都會公園的概念告訴你，就是今天大學都有社會責任，企業也在講社會責任，公司法也通過，企業責任寫在第一條，那個叫做經濟憲法。但是我們的政府好像沒有責任，我們錢給它，它愛怎麼爽花就怎麼爽花，要酬傭就酬庸，落選的市議員都有十幾萬元可領，結果我們繳稅給它的，我們卻要跑台北，你認為這還需要忍耐嗎？

今天那幾個建議，包括剛才郭副院長那個建議可以喔！5月1日之前，我也有強調，因為這個日子很重要，勞動節嘛！每次勞動節，就講勞工是寶貝、勞工是我們的資產，是在說什麼啊！5月1日馬上就要到了，勞動部現在就可以馬上做，南部的案件統統直接在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處理。

另外一個，我剛才講，今天我很高興，張其祿委員還有佳瑋，佳瑋更熟，比我們大家更熟，只要委員在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提一個動議，我相信包括民進黨今天沒有來的立法委員，我們高雄包括許智傑，大家的好朋友耶！你如果真的關心勞工，很多工會是你的樁腳啊！你就讓我們這樣跑台北嗎？我們看民進黨哪一個委員敢反對，只要委員會通過，馬上就有拘束力了啊！不一定要審預算啊！不是嗎？所以我覺得剛才那個動議，包括郭副院長那個動議，我認為都可以，可是我比較希望要能夠釜底抽薪，高雄有優秀的律師，高雄有優秀的學者，高雄有這麼優秀的工運人士，各位，為什麼我們不能當委員？

你要是看到那些文化大學的委員，法官沒有罵勞工，我曾經代表派遣勞工去，去的時候，人家法官講話很客氣喔！反而是那個學者說你到底要講什麼啦！對我們那些派遣勞工說，你在講什麼啦！你要講什麼？我當場就跟他說，你是在兇什麼？你以為你是法官嗎？那是因為我不押邊，要是押

邊，你的那個位子是我的啦！我當場就跟他們嗆！法院的法官都不敢這樣，因為有錄音，連法官有時候都不太敢隨便罵被告和當事人，但是你看那個，以前那些委員還不會這樣喔！現在裁決委員都是那幾個，固定那幾個，那幾個從國民黨吃到現在。

我覺得今天你們沒有去，可能不知道狀況，剛才這些發言人，我為什麼會開這個名單？因為他們都親自苦過，就是苦過，所以我覺得這個制度是給苦的人用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想用。

剛才那個動議，就輪流到這邊開，我的時間是5月1日之前，一定要有答案。更重要的是如果要釜底抽薪，如果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要提案，我們獨立總工會，我相信各位理監事都願意配合，我們上台北一趟，在立法院舉辦公聽會，叫民進黨的立委出來，你不挺我們，是在挺什麼？不是嗎？

我認為這個案子，台灣每一個人都聽得懂，很白話呀！這樣就叫做重北輕南，更何況總統和行政院都是屏東人，有什麼臉講國民黨用數字治國？你們有看到了，我今天如果沒有秀公文給你們看，你們會相信嗎？你相信會用這個字眼嗎？它連閃都不閃了，你知道嗎？那就是太過驕傲了，執政黨都拿到了，所以很驕傲，我們就跟它拚，好不好？

工會幹部群：

好！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喊好！

工會幹部群：

好！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好，謝謝，抱歉！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等一下我們再來做結語，等一下討論的時候，我們再一起做結語。我現在補充介紹張其祿張委員的代表陳語捷，他也在中山大學，做很多社會企業責任，就像我們剛才說的，政府本身反而都沒有在盡社會企業責任。台銀工會有要發言嗎？銀行工會。

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陳理事長錫川：

台灣銀行的嗎？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銀行工會。

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陳理事長錫川：

我們有高銀，也有台灣銀行，沒有關係，台灣銀行我們也有走過不當勞動裁決委員會的程序，我們比較慶幸的是我們是國營事業單位，但是我們還是一樣，南北奔波還是我們不願意去遇到的。我覺得比較感慨的是我現在看到中鋼這些年輕人，你們現在苦的，你們現在的苦，不像我們之前，我們沒有你們這麼苦，因為那個時候勞動不當裁決委員會成立之初，你也知道，一個機構剛開始成立都是比較親民的，不過一個位子坐久了權力愈大，我想，相對它的…，我不要說不好聽的啦！權力愈大可能它想的事情就不一樣了，所以你們現在碰到的事情，我們之前是沒有的，甚至於之前的不當勞動裁決委員是比較親民，也比較客氣的，但是我們有一點跟你們是一樣的，它一開始會怕，接著他們就不會怕，為什麼？因為我們銀行的總行就在台北，他們有的是時間，他們有很多時間。尤其是怎麼樣？有很多國營事業單位有所謂的什麼？國會聯絡人，民營機構有沒有我不知道，但是這些國會聯絡人平常在做什麼？一直在social這些，包括民意代表、包括這些委員。我講這一句話不是針對某一些委員，這個是事實，也是長年下來的一個…，我不敢說是一個弊端啦！但是它是一個…，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當勞動行為，不是嗎？資方有這麼大的資源，它不去好好的照顧這些受委屈的勞工，它寧可用這些資源去怎麼樣？跟這些委員、包括不當勞動裁決委員去social，這些是不是不當勞動行為？我個人認為是。

而在中央的這些國營事業單位，它的權責是誰？應該是立法委員嘛！這樣說可能不好意思，但是剛好這些立法委員也是他們social的對象。我講這些只是要告訴委員的這些助理們，請你們在應付這些所謂資方的國會聯絡員的時候，當有碰到一些勞工權益議題的時候，請你們也要主動的去跟工會聯繫。我們也有一些工會在台北，也有，但是他們都是比較親資方的，我想，有些委員也很清楚，這些也是我們長年在運作工會的過程當中，在國營事業單位，我們會碰到這些問題。

我這邊提出來就是順便要說，為什麼要告訴委員這些事情？我不過就是要藉這個機會告訴這些助理和委員，這些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對其他非國營事業單位這些受苦受難的勞工，其實比國營事業單位的員工更需要你們去做關心和關注。以上我做這樣的補充，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以後如果你們有碰到不當勞動行為的這種案子，也請知會我們地方民意代表，因為這些國營事業單位說我們也是被social的對象。我認識他們都很久，其實真的還是民意代表立場要站穩，我覺得站穩反而國會…，不管是公關或其他，反而會更尊重我們。該溝通的，我們是扮演溝通的角色，

我們是講道理的，我覺得就是要講道理，我們民意代表是在講道理的，social只是為了大家溝通更通暢，但是那個真正的道理，大家要講清楚。

所以我們人在做一個事情做很久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哲學思考產生，我做這個工作做30年了，發現很多事情不是講法，我們講法理情、情理法，都不是最好的，最重要是什麼？理法情，道理要放前面，所有的法律、所有的決策有沒有道理，道理要講清楚，如果法律不符合道理，就修改法律，不能用情緒，如果用情緒而違反道理，這個叫做情緒勒索。

所以很多事情，法律與政策，要從一個道理來說。人都有感情，那沒有問題，跟誰好，這沒有問題，有法律，我們要尊重，也沒有問題，但是我們要不斷的檢測，檢討這個政策和法令是不是合乎道理，我想，這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有什麼不當勞動行為，有碰到這些事情的時候也知會我們，至少國營企業公關如果來找我們的時候，我們會問說你們有這件事情，你們處理得如何了？有沒有處理好？

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陳理事長錫川：

不好意思，我再打個岔，其實很多事情透過委員或是民意代表，它是可以解決的，不需要走到所謂的調解，甚至於不當勞動裁決委員會，你們也相當清楚我講的這個事實啦！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對，沒錯。

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陳理事長錫川：

但是為什麼到最後都不得不去讓勞工、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勞工，不得不上所謂裁決、調解或是裁決這條路，因為相對於資方，勞工實在是非常非常弱勢。在國營事業單位，或許我們還比較慶幸一點，但是真的，這樣的一個設置，如果站在民意代表，我覺的地方的民意代表真的要好好的為地方的勞工們去爭取這一塊，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感謝。也謝謝張理事長舉辦這個公聽會，雖然輸贏押在立法院，但是在地方，也能夠讓大家能夠更了解我們可以做什麼，地方政府、地方民意代表能夠做什麼，大家也有一個認識，否則以前在我的印象當中，只要碰到工會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要找立法委員。沒有錯，雖然職權是在立法院，但是很多地方可以做的還是不用客氣，我們地方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接下來，今天來的代表還有沒有要發言的？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議員，我們不一定要每一個人發言，剛才我們這幾個就是都有實際親

身受害過，所以我們今天舉辦公聽會，給議員建議的名單就是有連署的總工會，可是你會發現他們可能對這個議題比較沒有興趣。今天我要特別請各位看這一本會刊，我認為高雄人真的，可利用這個機會，今天雖然談的議題很小，可是各位今天來到這個公聽會，可以發現我們可以爭取到像剛才郭副院長說的衛武營公園、高鐵，還包括陳菊前市長說台北有1兆，高雄要蓋一條黃線捷運了，還要再爭取前瞻預算，對不對？所以今天這個公聽會，在這一本手冊，我們在4年前，那時候郭副院長是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所長，你們看到後面5個議題，哪一個跟現在的台灣沒有關係？包括重北輕南、勞動部南遷、老人年金、一例一休、上市公司勞工董事，到設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我們是設定公共政策的議題，我們南部人真的有人才，可是我們都妄自菲薄。今天是藉這個最小的議題，這個根本就不用修法就可以做。如果更簡單，剛才郭副院長講的那個就可以馬上做，他們那麼偉大，都要在台北，坐在那邊，他又不是包公，對不對？包公才要到開封府去啊！可是我希望這個是長治久安的制度，對多數人有益。所以我才會說真正的關鍵，如果他們願意做，當然就沒問題，如果再給它一點壓力，那就是立法院衛環委員會，當立法院做成正式決議之後，它就不得不做嘛！所以才說今天這一場，是2021年的公共政策討論開鑼，我覺得有很大的意義。

從剛才談到現在有看到嗎？我們只是拿一個技術面的東西來討論，可是它的上位是政策面的思考，我覺得今天這個公聽會如果可以，剛好兩位立委的助理都來到現場，而且佳瑋對這個是熟到不行，更何況我和張委員都來自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就是高雄的智庫，就是智庫，而剛好張其祿委員本身又是社科院的院長，這種是社會議題，不是嗎？這是一個人權的問題，劉梅君老師剛才講得非常好。

在這個時候，如果大家可以同舟共濟，現在是2月1日，離5月1日還有3、4、5三個月，有充分的時間。我們當公務員當了一輩子，知道行政有行政程序，科長今天只是代表，他講話很中肯，可是我覺得有些事情台灣就是跟別的國家不一樣，就是要政治決。我建議，2月立法院開議後，如果你要把這個議題炒熱，我今天可以承諾，到時候我們會帶著所有理監事，我們坐高鐵到台北立法院，辦一場正式的公聽會，如果下一屆衛環委員會召委是我們在野黨，那就辦一場公聽會嘛！那更正式，做成結論，又有一定的拘束力，那也是一個方式啊！

今天我們設定是用公共政策討論的方式，去凸顯執政者就是詐騙集團，確實就是詐騙集團。你看看，我們今天都回應在這邊，你們看到了嘛！假

如你沒有這樣蒐集，你怎麼去證明，你看，你就是民進黨、你就是國民黨、你就是藍的、綠的，沒有啊！我們沒有這樣想啊！

今天這個東西，我們用不到的人，實在是希望建立一個制度，讓有需要的人去用，最好是沒有人用，不是最好嗎？最好沒有裁決不是最好嗎？我們真正的目的是不要有裁決案啊！對不對？我們在罵人家的時候，譙到無力、譙到會出汁，但是當他自己做的時候更惡劣，剛才你們都有看到公文了，表示他們的價值觀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我是建議今天這個公聽會，剛才又有幾個議員提出建議，他們是可以整理出意見，因為這是議員的專長嘛！勞工局有這個補助，剛才郭副院長那個建議，我覺得具體可行，非常可行，那我們今天的公聽會就有意義了，這是高雄市議會辦的喔！不是吳益政議員個人的公聽會。當初市府許立明代理市長的公文在林美珠部長後面，有沒有看到？許立明也是大咖，是陳菊的人馬，你看他也發了公文，那張公文發得很好，第14頁，有看到嗎？它就寫了，但是勞動部竟然不鳥他，許銘春不鳥許立明，是不是？不是都是同一黨的嗎？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他們派系的鬥爭。但是我才不管你派系鬥爭，這個案子就是要做，要給勞動部壓力，我們扮演議員的後盾，你只要動員，看哪天許銘春要再回來剪綵，我們動員來跟她抗議！不然叫她別回來了，別回來了！乾脆在台北就好了，不是嗎？你一定要給她壓力，政治人物就是這樣，你沒有給他壓力，他以為這樣隨便給你3,000元就解決了？他把高雄勞工看得很賤耶！

剛才你們有聽到那麼多聲音了吧！一天的時間，因為我親自遭遇過，我帶一個派遣勞工去台北，那是連假都不准的，你知不知道？你只要請假就不續約了，派遣勞工是沒有假的，你知不知道？你沒有碰過，知道嗎？所以今天他們都講官話，國營事業就不在這個我講的範圍裡面。派遣勞工是3個月、6個月、9個月一簽的，他連什麼假幾乎都沒有，勞動部有規定說要按照勞基法，那是你說的，下面的世界跟你的世界都不一樣，你知道還是不知道？派遣勞工你給我請假兩次看看，看你下一個月會不會續約，你懂嗎？

我們10年前就在處理這個案子了，才知道連中華電信這種這麼大的公司都這樣不要臉，那你想想看那些小公司怎麼樣？我們當初的派遣勞工還叫雲林台西穿白布鞋的來管，叫穿白布鞋的進去我們的話房去管那些女孩子，你知不知道？為了要恐嚇他，還告他洩密，用刑事案，恐嚇耶！你碰過嗎？你沒有碰過啊！嚇都嚇死了，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剛才陳理事長在講國會議員、國會聯絡人，我就要講，中鋼、

中華電信都夠大，尤其中鋼更有代表性，因為都有人際關係嘛！中鋼工會陳理事長拜託你，勞工局不想得罪中鋼，現在有些工會變成打手，資方聯絡那些閹雞工會，來打壓這些自主工會，我看在眼裡，大家都是好朋友，我沒有隨便亂講喔！在這個時候應該是就事論事，人家受害，不能幫人家，也不要再順便丟石頭，同意嗎？因為今天我們都知道資方有非常多的律師，他們現在學得非常精要，他們的人事處有一個專責法務機構，專門對付工會的。錢的話，中華電信不少錢，中鋼更不少錢，就是這樣。所以你只要是真正要做工會的，很辛苦啦！因此我才會說要建立制度，要走大家認知的嘛！不能每天都在喊辛苦，怕辛苦的話你就不要做嘛！不是嗎？那才是一個民主的人民團體嘛！

最後我要講，中山大學現在在推大學社會責任，現在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在做企業社會責任。剛才郭副院長講的那個非常好，政府的社會責任在哪裡？你們看到公文了，民進黨講人權立國的，今天能夠發這種公文？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民意代表，包括過去的好朋友，你不覺得汗顏？如果罵你三個字的，那也是剛剛好而已啦！大家過去都在做街頭運動，你今天發那種公文，不是用到我身上耶！但是我今天聽到一個最好的消息，我一定會鼓勵我的幹部去申請，哇靠！第一審有6萬元，哇！第一審就可以有6萬元。王慶宏理事長趕快申請！你們現在就送啊！就委任律師啊！給劉思龍律師賺好了！制度建立就是有這樣的好處啊！可是後面有一個財源的問題，我們都知道。20年前，謝長廷市長98年創立這個制度，我一毛錢都沒用到，我很了解，今天蔡連行理事長也很清楚，誰用到？還是跟它政黨有利益關係的人在用，所以當年讀空大，都可以從勞動權益基金拿錢，我再講一遍，讀空大都可以拿錢，誰拿去了？帳冊調出來就知道了。我今天就是懂才告訴你們，不是不能給，要給得有道理啊！要真正給有需要的人啊！

所以今天我和益政議員還有劉德林議員，未來如果需要我們，我們願意挺身而出。像我們今天，益政議員把這個程序做得很好，他的助理很辛苦，我們今天也不丟你們的臉，我們每個資料都整理得好好的，台灣就是有這樣的能力，我們只是沒有做而已，我們只是做一個象徵性的示範，我們可以當立委的後盾，可以嗎？讓高雄更好，可不可以？

工會幹部群：

可以。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我覺得這個模式是非常棒的，所以我今天非常感謝議員，包括今天學者都有來，剛好各個領域都有，你們覺得今天聽得好不好？

工會幹部群：

好。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比上課還好，不是嗎？好不好？我們還是謝謝議員，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接著我們請遠道而來的3位學者做結語，最後再請兩位委員的代表來看要怎麼樣做，我們先請郭副院長做結語。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郭副院長瑞坤：

好，主席、各位夥伴，政府的委員會到地方來開會或到不同的地方開會，這個前例非常多，環保署的環評委員會會因為不同的個案到不同的地方去開會，內政部的國家公園委員會也會到不同的地方去開會，所以勞動部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到地方來開會，這絕對是天經地義的，這個不需要修法。我們去開會，它補助我們交通費，它的委員下來這裡開會，我們也一樣給他們交通費啊！讓他花一天時間來南部一趟，搞不好到下午，他為了還要回台北接小孩，這樣開會效率會比較好也不一定。

工會幹部群：

水啦！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郭副院長瑞坤：

有的委員，學校的老師說，我去高雄開會兼領一個出席費2,000元，這個委員我不要做了。我們需要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委員去了解不同地方的需求、不同地方的工會、不同地方的勞工所遇到的問題，藉這個機會，我們可以讓各個地方的專家學者、不同地方的工會代表，來參與到這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我講的這個做法完全不需要修法，要做不做而已，我相信這一點大家一定可以認同。

第二點，我剛才也非常高興，我知道我們勞工局也有很多補助我們工會、補助勞工朋友的辦法，這讓我想起我大概在兩個禮拜前，在高雄電台有一個「公事好好說」節目，我們的議員吳益政吳議員也去參加過，兩個禮拜前那個主題叫做「政府與民眾的距離，像極了什麼」，不是到四維路，不是到鳳山的光復路，好像大家都講說網路很方便，但是為什麼這些有關我們勞工、有關我們工會權益的部分我們都不知道，所以呢？我想要建議勞工局，可能把剛才所講，跟勞工與工會有關係的，不管是高雄市政府，甚至於勞動部這邊，跟我們勞工工會有關係相關的補助政策，好好的在我們的網站來充實。或者是包括假設APP也方便的話，讓我們很方便的可以去了解，不要讓政府跟民眾的距離這麼遠，像極了不只是南北的差異，好像

是地球和月球的距離，我覺得這就不好了。政府花了不少錢做不少好事，但是也要讓我們民眾知道。我做以上的補充。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郭副院長。再來我們請劉教授做結語。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劉教授梅君：

我還是再次感謝我們今天有這樣一個機會在這個地方跟大家討論這樣的一個問題，也一樣，我還是再強調一件事情，我們剛才說了，工作權是人權的一部分，我們也知道長期以來台灣這個社會，勞資關係裡頭其實是資大勞小，資大非常的失衡，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政府一定是要站在勞方這一面去挺勞方才對。

長期以來，慣老闆的這個問題其實非常非常嚴重，對台灣這整個社會其實是沒有好處的，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很多老闆長年以來壓低工資，壓抑勞動條件，各位知道嗎？如果我們的政府也放任讓他壓抑勞動條件，到最後其實是台灣整個，不只是勞方受害，其實連資方都受害，為什麼？因為勞工本身另外他就是一個消費者，當我們的薪資被壓低的時候，他就沒有消費能力，沒有消費能力的話，下一個受害的就是台灣的老闆們嘛！就是這些資本家們啊！當然，這就變成資本家的那個觀念也要轉變了，你去挺勞工就是挺你自己嘛！怎麼會…。所以我們的政府就應該要雷厲風行，好的政策、對於台灣整體發展有作用的政策，就應該要堅持下去，而不是放任這些不負責任的老闆，我想，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剛才講到那個，我又有感觸，就是談到派遣勞工的問題，我也在談，我們的政府實在是真的夠糟糕的，大家知道過去派遣勞工數量最大的就是在政府部門，就是在政府部門！當然，前幾年我們派遣歸零以後，就變成是我們政府現在就這樣子啊！從派遣歸零以後就變成是承攬，那還更糟糕，更糟糕！後來我發現一件更糟糕的事情就是這樣。也許在我們的勞動體系裡頭，我們這種承攬或是以前的派遣，它還稍微會重視一下這些承攬勞工或是派遣勞工，他的勞動條件至少是符合勞動基準法的，可是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離開了勞動體系、勞政體系，其他的部會或局處就沒有了，離開了勞動體系以外，其他的部會或是部門，他們…。因為我自己本身在新北市、台北市也有參與很多的委員會，後來我就發現他們，譬如某某局的勞務承攬下去，因為這個錢都給包商了，到底那個承攬勞工能夠拿到符合勞基法的勞動條件嗎？不一定，包商就會說，他又不是我僱用的，我不是他的雇主啊！但是勞工那個情況，卻要勞工去追究他的承攬雇主，我說勞工怎麼去追究那個承攬雇主啊？最重要的是你是發包的人，

我們政府是發包的人，難道你沒有責任去監督你的承攬商或是派遣公司對於它如何對待它的派遣勞工嗎？要重視這件事情啊！可是我們沒有。

各位，如果你有興趣，你去看一看，我們勞政體系還是沒有辦法完全100%都是這樣做喔！還是看到有些勞政體系到地方政府之後，那個勞政體系也不管，反正發包出去就是你的事情了。可是至勞動部第一件事情，對於所有的勞政系統，這件事情一定要make sure，就是我們發包出去的都不應該低於勞基法。然後，這件事情變成是中央政府的事情之後，可能就是立法委員要管了，在勞政體系之外的，政府發包的任何案件的勞工，只要不是你直接僱用的，你就一定要、至少要遵守勞基法嘛！要不然我們政府為什麼要搞一個勞基法呢？為什麼要搞這些相關法令呢？如果政府其他部分可以不管這件事情，這不是一個很荒謬的社會嗎？我想，這是第二件事情。

最後，既然我們現在的執政黨一直都說我們是一個人權立國、重視人權的國家，那就請真的把這件事情，讓我們看到它能夠實現，而不是繼續用騙術。然後剛才鄧老師也說了，請勞動部在一個禮拜之內，要把所有可能的問題或困難寫下來，我希望再回來的時候，千萬不要再出現不符經濟利益或經濟效益這樣的字眼，真的，請不要再出現這個字眼，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劉教授。最後，我們再請鄧董事長做結語。

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鄧董事長學良：

主席、兩位立委代表、在座各位弟兄姊妹，以下幾件事情，我們懇請主席這裡，會議記錄能把它寫得更加清楚。高雄市議會非常負責，高雄市議會按照國家的立法相關的規定，開的是公聽會。公聽會在高雄市議會都是做逐字稿，後來有沒有改變不曉得。各位其實做逐字稿是按照行政程序法，這是聽證會的事。一則感謝高雄市議會，感謝吳議員益政來關心這件事情，但是有關決議的部分，懇請主席待會一併做完整的宣布。第二件事情懇請高雄市議會還有包括立委這邊能督促勞動部，依照行政程序法有關條文的修改上召開聽證會，聽證會請由我們南部這邊人員派代表。我想我們把今天的會議決議在拘束性上扣得緊一點，比較有節奏感，免得開完會之後接著又是慢慢等待五月一日，等久了很煩。勞動人權請各位一定要勇敢，但是梅君老師想講的，我們兩個是同學，我真的深深有所感，各位根本對勞動權益沒有膽量講，臺灣地區包括我們七種的工時，哪一項不是為資方設想？請問你能找到哪一個國家能有七種工時？包括「七休一」。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第四項的「七休一」，全部都是從資方的經營上考量。各位

財富集中、貧富差距對社會絕對沒有好處，只有理性的社會把勞動人權跟經濟發展並同來考量，所以說很簡單有人講不是談GDP，是要談國民的幸福指數。國民幸福指數我們從今天開始勇敢的講勞工的權益，談勞工權益才是在救國，各位說對不對？（對）以上報告。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章科長要不要最後對學者和今天會議做結論？

勞動部勞動關係科章科長鴻年：

我想我已經聽了很多的建議，我會就我的工作內容，在收到會議記錄之前，我會先簽到我們的部長辦公室，這是議程要看到的。這一點我一定會做到。那我想我就不再多說，我報告到這裡，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我們請張委員的代表陳語捷。

張其祿立法委員辦公室陳特助語捷：

大家好，我是張其祿立委辦公室助理，我是陳語捷。今天委員在立法院有一個抽籤的事情所以無法到來，先跟大家致歉一下。由我這邊來出席，勞動裁決委員會這個部分，因為其實我們一直很期望說要平衡，台北跟南部一定要平衡，這邊我也請勞動部回去研議看看，能不能用一種方式「巡迴辦公室」，因為說設置辦公室不符合經濟效益，有沒有一個可能可以用巡迴的方式？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去研議一下，至少用巡迴的方式我們來集結在地的學者專家，我們一起來共同來評估看看，希望勞動部回去研議一下，接下來在立法院這邊我也會回去跟委員來商討，怎麼接下來後續的一些步驟，來聽取一下理事長這邊的建議跟想法，能需要我們協助的一定盡可能去協助，為大家在立法院做一個發聲的動作，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我們請邱顯智立委服務處助理林佳瑋做結尾。

邱顯智立法委員辦公室林特助佳瑋：

好，謝謝主席。剛剛談論的過程裡面我們都能看到勞工的苦，事實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不光是沒有到南部設點的問題。我想起來我在2017年的時候，我曾經在勞動部前面絕食抗議快200個小時，其中一個訴求就是因為我們認為裁決制度充斥太多的問題，當時我還是工會的秘書長，我在協助勞工的過程裡面，我真的很能夠深刻感受到這些弱勢勞工的苦，我覺得就像剛剛張緒中理事長講的一樣，這個制度是給很苦的人在使用的，沒有人想要用到這個制度，今天勞動部不斷地在講說因為經濟效益沒有辦法設在南部的時候，反過來意思是什麼？這些經濟成本請

你們這些最苦最弱勢的勞工來承擔，這是不公平的。勞動部怎麼可以用這樣子的說法來回應我們這些，被公司打壓到痛苦然後甚至解僱。像鄭理事長我每次看到他都覺得非常非常的難過，他已經打破白正憲理事長的紀錄了，他已經是邁入第九年了，台灣勞工史上沒有一個人像他是這種狀況，而他的面對的是一個企業集團，今天在座也有很多中鋼集團的子公司的工會來到現場，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個勞動人權被打壓的狀況，過去我們以為是民間企業，但事實上整個勞動的環境已經淪落到很多國營事業的勞工也在受苦受難，這個對將來所有勞動的環境發展其實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剛剛我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有承諾各位，不管時代力量在衛環委員會有沒有一席委員，基於我過去曾經在工會工作的經驗，我絕對會想盡辦法在衛環委員會進行一個臨時提案，讓勞動部盡速來處理在我們南部設裁決委員會。我們辦公室過去跟張其祿委員辦公室也在消防法還有很多議題的法案上也都有合作，我相信張其祿委員一定也是樂意來促成這樣的事情，謝謝各位。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今天非常謝謝以上的結論跟未來方向，這比我們預期的更具體更豐富更可行。我今天就向大家做個具體建議，如果需要補充再補充。第一個就是希望勞動部明列目前的困難，可以發公文給工會跟市議會還有各委員，這個是我們期待的。第二個今天有具體建議辦公室在二層或是還沒確定之前，先要求做巡迴方式的裁決委員會，巡迴到各地需要的地方，這個是今天大家的共識。第三個請勞動部或是立法院召開公聽會、聽證會，針對未來走向巡迴模式是可以解決還是需要用辦公室的方式，請立法院能夠辦公聽會或聽證會來做一個具體的決策，透過預算或是諮詢把這樣的結論能夠落實。第四個是大家關心的裁決委員的代表都是固定幾位，其實委員應該被評鑑，這個也可以在你們討論的時候列進去，到底裁決委員會如果有被檢舉不當或是聽證會裁判的過程需要錄音，錄影，還有哪些也可以在公聽會列為議題來討論。第四個議題也包括委員是不是集中在北部？是不是在各地方巡迴的時候可以就近處理，看是中部過去或是南部過去都可以，委員會除了來源要多元化以外，地區上也要多元化，也讓公聽會主要的議題是要來改革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整個組織，這已經不是地方要不要設辦公室這些議題而已，整個不當裁決委員會組織成員內部的作業，建議在立法院公聽會或聽證會裡面去探討，這部分是有關中央。第五個在地方勞工局的律師費，我想律師費沒有上限，也不是須要上千萬的費用，我想高雄市政府還付得起，因為基金是年底結算，所以開始如果預算不夠，有需要還是可

以發，到年底我們再做結帳，所以沒有名額限制，但是我希望不需要用到這個錢，但是需要的時候沒有預算的限制，結算後再來處理所以不用擔心。第六個具體建議不只在律師費，勞工局本來就應該站在勞工這方，碰到這樣的事情應該有行政資源和顧問群，可能是勞工局自己找也可以，還有工會代表推薦這些委員或律師針對這個問題個案做研究，而不是丟給律師而已。律師不見得在很短的時間處理這個事情，有時候立場的點和行政經驗，包括勞工局和勞動部的經驗有時候比律師還要更精細、更細膩也更清楚。其實很多專家都在公務機關裡面不只是律師。所以也請勞工局也成立針對不當勞動行為的裁決成立顧問群，再來看委員和律師要怎麼來推薦，可以來協助需要的勞工。第七個是另外建議要宣傳，宣傳很簡單就是重要公文要給各個總工會轉到各所屬的分會，當你們在宣傳勞工權益的時候也把這一項能夠列進去。第八個還是一樣請勞工局能夠表達今天的結論，初步共識的巡迴模式，包括希望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有南部的委員代表，這樣的建議透過勞工局行文給勞動部。其實都是高雄人但是公文還是照程序流程，大家坐高鐵或是在路上碰到部長還是要很善意的提醒他，都是高雄人好好做些事情，難得有這樣的緣份和福氣擔任這個職位要好好的做。所謂「人在公門好修行」，把事情做好可以幫助到很多人，事情做不好的業障是很重的，三代都還不起是真的。以上這些結論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補充？

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鄧董事長學良：

各位先進，對剛才的結論做個小小的補充，剛才結論的第六點有關成立勞資方面的顧問，處理不當勞動，可能有類似需要裁決事件，懇請主席是否同意，因為剛才描述的過程，當初的謝長廷市長接受我個人的建議，我們本來在市府成立12個委員會，這12個委員會當中最後一個存在的是勞工委員會，最後應該是有兩個，但是到目前經濟可能沒有，就只剩勞工的委員會還在，其實應該讓它活化而且是有錢，是不是由這個委員會這一邊我們更加的關心勞工朋友，順便要跟各位報告當初這個委員會設計是設在市長室，後來才推到勞工局，民進黨要繼續執政好好把勞工委員會做好，對不對？（對）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在勞工局還有勞工委員？

高雄市勞工局皮主任秘書忠謀：

我們目前又設置了勞工自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就是市長。當然是需要有個幕僚單位。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委員會應該是針對勞工政策，我現在講的是針對碰到勞工爭議需要有這些顧問群。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我只補充一個，因為剛才我的建議有一項，我比較從政治層面考量，因為這個議題，我剛剛說我連周嵩祿專員我都講出來了，事實上，這個就是不只是一個黨，是黨內派系的關係，這個我覺得非常不可取。我剛剛這樣說，其實是對周嵩祿先生很抱歉。當年，我們利用所有的資源去支持他選市議員，跳脫藍綠奔向彩虹，後來他奔向民進黨。今天他有機會在那邊，一句話就好辦事了。林義雄先生在美麗島事件審判第一次開口，因為公開審判之後他才講話，他對他起訴的檢察官說「人在公門好修行」。今天你執政了，我今天這樣罵算客氣了，我是很想丟雞蛋，丟雞蛋算客氣了。今天陳其邁市長說他「懸命高雄」，今天我這個標語沒有用。「懸命高雄」就不要再亂說了。小英總統都告訴你，她挺高雄，她絕對挺陳其邁市長，這個案子是什麼案子？高鐵南延500億到屏東，宜蘭500億、1,000億你都做了，這個都不要花錢要讓在地的學者、專家、律師就地行使讓勞工有申訴的權利，這個怎麼講？講到最後大家都好像在假風度。我剛剛有一個建議，是不是我們今天可以有個結論，建請陳其邁市長一定要出席行政院院會，強烈表達高雄市府會的心聲，再請陳其邁市長回來高雄市議會做專案報告。這個案子只是要幫他製造正面聲量嗎？不然高雄現在沒有聲量，有聲量的議題不是死人，就是氣爆或是火災，在高雄還有什麼聲量？站在高雄人立場，覺得怎麼會變成這樣呢？民進黨其實作業都不是他們的事務官決定的，都是政治考量。

中鋼企業工會理事長陳春生是自治委員，你就請底下的樁腳來沒關係，我不是看不起他們，他就是結合資方打壓中鋼集團工會的。所以剛剛鄧老師和主席講的，我希望有一個勞資顧問，不要期待勞工自治委員會，這是完全政治考量的。鍾孔炤當局長後，我不屑跟一個涉及全產總及高雄市產總作票、買票的利害關係人為伍，他上任也請我當勞工自治委員，我不就任勞工自治委員。所以，今天高雄市勞工局再重新召開勞工自治委員會很好，可是你看到他派的人選，大都是親民進黨的人馬。不客氣就是這樣講，這有什麼不好講的，都不敢講真話，弄到最後去的人還是要靠關係。其實皮主秘都比我們誰都熟他的結構跟運作。我覺得找真的能處理事情的人或單位，我相信他們比我更清楚，哪些是真的？假的？透明化就是最好的良藥。重要的案子只要公布在App或是在網站上，只要是關心的人，他只

要去找哪個委員，就知道他會不會關說？

我可以告訴你，在這方面的專業，我知道他找哪一個調解委員就知道。義守集團解雇一個幼保員，請法官級的人來處理。那個勞工如何跟大律師對話，大律師動不動就說我告你毀謗義守，你看看一位勞工遇到大律師你怎麼辦？這是結構性的問題，既然我們要建立制度，如果有補助律師費美意很好，高雄市不缺這樣的專業人才。最後舉例結論，今天如果中鋼集團的子公司現在被翁朝棟董事長團隊打壓，你再叫陳春生來，而陳春生就是結合翁朝棟要把他們壓下去。因為他怕被搶了風采，這樣不是請鬼開藥單嗎？我舉的例子是當下在進行中ING的案子。所以在這過程當中，我無意去否定哪一個工會，大家可以獨立，能做就多做，可是如果有人受害，我們都知道找誰處理會在越短的時間解決就越好。因為勞工朋友沒有時間拖，資方有本錢拖。這個建議我不知道等一下文字出來怎麼樣？如果假設剛才在第六項給勞工局的建議，希望勞工局能夠有一個單位，協助這些受迫害申請裁決的勞工，因為勞工局有律師服務時間，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勞工局本身就有律師諮詢時間，就是一個很好的諮詢單位。我相信律師還是要講專業，我覺得那個東西如果再強化一點，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單位。謝謝。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精神是這樣，細節我再和勞工局關心。我剛講的不只是律師，包括理事長、還有很多公務人員其實也很懂。要找懂的人來當顧問，我也把這點加入結論。結論我再加入請高雄市長在行政院會議表達高雄市希望行政院支持高雄，把這樣的問題具體提出解決方案，我做這樣子的結論。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張理事長緒中：

主席，我建議可以押個時間，在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非常好，我是在幫執政黨做政績，我們在三八婦女節前一個禮拜就講多照顧婦幼、公托。4月4日在談兒童節，對不對？我在五月份不用上街頭，高雄市在五一之前宣布行政院頒一個制度給所有受害勞工，不是很棒嗎？等於是在幫執政黨做政績，好不好？可以押一個時間。

共同主持人（吳議員益政）：

好的，希望五月一日之前，最好是陳市長其邁本人去代表參加行政院會，希望行政院會對這個案子能夠有所支持。如果說這個期間內，不管是這個議題還是勞工和高雄市本身長年不能解決但是可以做的案子，可以搜集在下一個會期4月份的時候，我們自己也可以壓在五月一日，在三月底再開下一次程序委員會，要有具體的專案報告，當然不止這個議題，如果還

有哪些議題是和市政府有關的，可以整理一下，如果有積案積習不改的，我們一次提出來，市政府願意解決就解決，不解決我們就提專案報告，請市長來報告這些事情。今天謝謝大家花那麼多時間準備，工會還有今天能夠請假來參加的朋友，感謝你們讓我們更了解勞工的議題，爾後有什麼勞工部分在地方我們可以做的，我們一定會不分黨派一起來做，在立法委員部分請張委員和邱委員，其它的結論我們還是寄給高雄市其他立法委員，有時也等待他們找回自己，今天再次謝謝大家，感謝。##